

风吹响一树叶子

· 萧白散文 ·

余之编



萧白散文

风吹响一树叶子

花

八方丛书



267
42

萧 白散文

风吹响一树叶子

余之编

八方丛书 
花城出版社

风吹响一树叶子

余之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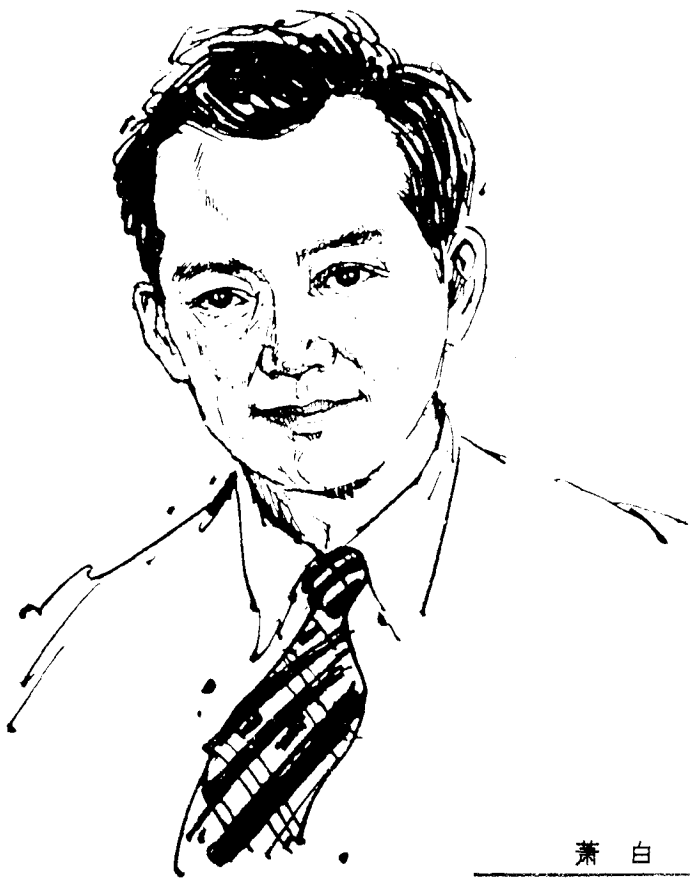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10,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10,671—16,100册

ISBN 7-5360-0322-6/I·303

定价：2.80元



萧 白

萧白，台湾散文家。本名周仲勋，字寒峰，浙江诸暨人，1925年生。他于1945年开始写作，1948年从长沙赴台。出版有散文集《多色河畔》、《山鸟集》、《响在心中的水声》等十数种，并有小说《破晓》、《雪朝》、《壁上的鱼》、《河上的雾》等。

致 读 者

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，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。随着大门的开启，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域：电子工业勃兴，科学哲学崛起，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、边缘学科、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……

当此“第三次浪潮”汹涌之际，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，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。于是，你充满危机感，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“强迫状态”。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，你渴望，你探索，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，发展自己，实现自己。你

不想成为“单向度”的人。现代人绝不是“单向度”的人。

为此，我们奉献这套《八方丛书》。

“八方”者，多元多向之谓也。

《八方丛书》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，捕捉读书界的热点，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。它以文学艺术为主，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，创作、理论、翻译三者并重。在选编过程中，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，而以后者为主。至于作者，则不为古人今人、有名无名所囿，但求著作本身充实、新颖，且富于创造的生机。

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”对于这套丛书，我们虽未敢自诩为嫌楫，但即令小舟一叶，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，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。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，至少，我们愿意这样。

内容简介

萧白是台湾著名作家，一生专注于散文创作，风格多变。他描山画水，采花摘云，沉醉于绚丽多彩的大自然。有人曾经把人生的阶段比作一年四季，那么，他的笔调也就恰恰具有春的温婉，夏的斑斓，秋的沉静，冬的清隽。因为他在自然美的欣赏中间，每每有着对于人生哲理的顿悟，从而使文章交织着自然与人文的特异色彩。

他的散文曾一度在台湾获奖，深受读者喜爱。

《八方丛书》

第一辑书目

- 美丽的权利
——龙应台随想录
- 牛仔裤和长头发
——柏杨随想录
- 鬼 雨
——余光中散文
- 昨日以前的星光
——杨牧散文
- 风吹响一树叶子
——萧白散文
- 水仙的心情
——台湾女性抒情诗

目 录

摘云篇·····	1
无花果·····	38
茧·····	98
潜 望·····	107
歌·····	114
窗·····	119
手 姿·····	125
灵·····	130
萤·····	135
一 月·····	143
五十八年初醒/一月， 雨湿我/风信鸡/碎	
二 月·····	150
在南风里浴/冷谷·蓝鸟· 草莓花/轻弄一支小笛/	

	一年凋到最后一叶	
157		三 月
	风景/短歌/蝶翼/ 灯夜/纹彩的三月	
165		四 月
	那晚在酒中/呓语	
169		五 月
	絮语/过去的雨季/ 南方/自画像	
176		六 月
	星在窗外/林子里/ 六月的 眸光/雨花 绽在午后/夜之独步	
184		七 月
	向西的窗/七月的夜	

八 月.....188

深静如蓝/属于这个季节的/

等待月亮升起/

风吹响一树叶子/

一杯夜色/画灵的像

九 月.....198

静下之想/轻金色的阳光底下

十 月.....202

秋色千重/

雾在冉冉升起/晚祷

十一月.....207

住在荒谷/凝视冬季近来/

在湖滨和风而唱/

浮雕于青铜/一季阳光

摘 云 篇

1

我妄想画下每一枚日子，而手中却只有小笛。

这是一条饱饮过的长声带，刻上断续零碎的符号。

在黎明中，第一道闸门打开了，起程吧！每人一个小站，你送客，迎客，或者跨上三级阶梯去。我常常无情地将自己忘记，正如我扔掉手中的烟蒂。

露台上，阳光一次次沉吟，太阳只有一个！耳朵里响着卖卜者在手指拨动三弦琴中发出来的谶语。

你是神，我相信是神，宇宙便在你的掌中。声音把夏季染得很绿，春天永远是抢购的对象，迷你裙便流行起来了。但是春天不能制造，这只是颜

色，只是风景。在这个时候春天应该被视为珍品，镶在精致的镜框里收藏起来吧，因为它没有第二个版本。玲珑的总也是很脆弱的，容易在雕刻中碎掉，叹息、怨怼、愤怒、摊摊手，都苦思成无奈的警句。

我不祈祷，祈祷的唯一理由在谄媚和对自我的嘲弄。

3

巍峨被擎举起来的时候，沙土总是一些渺小的影子。

我们似乎异常热衷颜色，于是必须把笑悬在脸上。

航行在日出和日落之间，目中是众多的形象，人也是形象之一，才会如此地蓄意地去装饰自己和缤纷自己，许许多多事物都是装饰，有人以珊瑚虫的排泄物、海底贝族们分泌的胶质，以及发光的石子，串缀成一顶可笑的冠冕，而有人说这很堂皇。

在掌声和欢呼中，一些青林里的飞鸟自动投进了笼子，这是一项颇为昂贵的交换，从此，陌生便属于你的了，——对别人也对自己。

午间噪醒睡梦的蝉声是很无聊的，有如深夜里去等待星群落下来一样的无聊。也许你很喜欢读一部我们熟悉的厚书，几乎每一页上都剪贴着人类的标本；一枚蝴蝶被钉死在一片朽腐的木板上，给它一个烫金的封面和精美的装帧，然后在橱窗里陈列起来，或是一次又一次地展览。

永恒，在某些意义上乏力而且有限，我认定平凡，广瀚的草原在那些山峰之下，在奔泻的河流两岸长睡，拥吻一个成熟的黄昏，从麦田里吹来的风带几分暖暖的甜味，这意思便够明白。

4

我的歌，系着欢欣与不欢欣。

我的歌，给你，也给自己的耳朵。

自然还有第二道闸门以及更多的。你近来了，往往在那些想睡而不想睡的夜晚，白昼休克于尘埃的集堆上，蝙蝠醒来。我已经把所有的门户紧闭，只留下流通空气的小窗，你便从这小洞中悄悄进来。

和平常一样，我们在灯下，有时候也将灯熄灭，让月光溜进屋子来，沉默着，相对地凝视，争论也辩白。静夜这些镜是一道重围，但是黑色透

明，天籁撼亮满天星。星是一个假定，以后，有一天可能不再叫星，我划亮一根根的火柴，笑容苍白；有时候你看我弄一支记忆的芦笛，在你的眸中和我的眸中找寻隐失的自己。

孩子们的歌是动听的，而我沉默了；散步在遥远的地方，那可能是一片荒野，一林的果子已经成熟，红透在夕阳的芬芳里。告诉我，我如何走近你？而不是你走近我；告诉我，我如何回去？而不是你深夜的来访。

屋脊上风的鼾声起伏，猫头鹰独自在丛林里讲它的哲理，我偷听，偷听一些漏网的泉声。

你的眼神令我迷惑，也虚弱地争辩。在夜被喧哗切断时，所有的颜色恢复，所有的诱惑招手，而我，缺乏拒绝和闭上眼睛的勇气。

6

最优美的舞姿是一切的静止，任何装璜都是徒劳，任何增添，结果是使原形更见褴褛。

月亮是美妙的，它的脸上没有花朵，而太阳的赤裸告诉我它的恒在，污浊不能洗涤而变得洁净，我的杯子里不要任何颜色和滋味的液汁。

求真是痛苦而又奢侈的欲望，但是我们必须追求，然后等待时间去裁判，各得多少。

我们所以不去抗拒屋顶对头颅的重压，因为它让我们躲避风雨；因为我们又在这里生，也将在这里死去，于是，它认定了是一种权利。

而屋顶也逃不脱重压，雷雨和冰雹和积雪。

7

当我走进厅堂，出生不久的婴孩的宴会正在开始，欢笑和祝福声胀破了屋子。

在殡仪馆的灵堂，是一些沮丧的脸，亲属们的嚎哭响亮，并且谈论中充满对死者的惋惜，死亡威胁扑到了那些致吊者的脸上来了。我们不过偶然闯进这个陌生的国度啊！结婚证书是一纸预发的入境证，在你的母亲的痛苦中通过狭窄的关卡，对于以前你是一个白痴。欣喜是因为这个国度里准许停留吗？它不拒绝所谓人，可以在头顶辟一个花园，也可以出卖你的槛楼；为求得满足去流汗流血；以及收一些风情，那也是一个观光客。

我吹奏我的小笛，买不起更多的时间，星斗廉价，薄暮中的云霞廉价，而我也不出卖，赠与熟悉